

日光下，变形之境 / 杨子强

日晕般的白光映入眼帘，X光片上浮现着瑰丽山景图，宛若清晨间凛冷明晰的日光正渗透着蒙雾的玻璃窗上，所采集到的窗外山景。左侧鼻窦腔内无尽蔓延的美丽曲转线条，正勾勒着徘徊在群山间的迂回秘境。游走的视线脱离了地心吸力，恣意驰骋在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虚拟实境中的菲律宾巧克力山丘群之间，不断翻越着一个接一个的山丘高点和谷底。右侧鼻窦腔内独自耸立着巍巍巨大的山体，在有限的视野能见度底下，仿佛攀登在苏格兰最高峰本尼维斯山侧的氤氲之境内，举步维艰的走在那几乎被填塞了迷雾的空隙间。左右各异的山体秘境之间，有着两道并排着的深渊，穿过眉心隐入前额。在两眼之间的中央腔壁右侧上，有着一块往横延伸出，如同钟乳石般的变形突出物，阻扰着气息的流动。春夏着落的花香粉尘，秋冬肃冽的气息窜动，都披星戴月的牵动着原始的敏感体质，诱引出涓涓流溢的浓稠山泉，无时尽的滞凝在腔壁上。而被扰动着的息肉地表经过二十五年不断的扩张推挤，在有限的腔壁空间内堆叠出一本两幅，完整壮观的富春肃秋山居图；这是绮丽的X光专属变形秘境。

白日下的福康宁公园是那暂脱凡俗的清静，日光晕环闪耀在翠绿树叶的剪影间，格外动人的洒落在润绿的草皮植被上，几百年来见证着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和衰败。人心的好奇和欲望，发烧般驱动着殖民时期的大航海梦。每一个不同地域的殖民属地，每一个新开埠的港口，承袭着统一的帝国制度文明，克隆化般的复制扩张在全新的航海图上，一个个如同鼻息肉般永不休止的贲发成长，扰动着远东地表上的原生态文化。缓步沿着坡道往山脚走去，右侧是1887年维多利亚女皇时期所兴建的，具有浓厚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国家博物馆，里头正进行着一百二十週年庆期间，英殖民时期热带植物学绘本主题展——「自然的王国」。这个主题展突显了英殖民时期动植物学家广泛的采样蒐集和研究范围，而这也恰恰是这过去式的帝国文明所留下的优质历史文化副产品，真正带不走的永恒自然国度。从正门口拾级而上，偌大的圆穹顶大厅中央，明亮的日光从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圆穹顶洒落，仔细一看，大理石地砖上有着一滩白色流溢的液体，似乎是从穹顶大厅内有些扭曲变形的柱子中融化而出，而变形的柱子上也嵌着一片融化扭曲的维多利亚女皇五十周年登基纪念铜牌；现实中文明世界的变形之境。

倚坐在殖民地风情的咖啡座内，点了一杯浓郁的冰咖啡，非「自然」的空调环境把热带午后留在了窗外。而窗外依旧光线耀眼，在随风摇曳的油绿叶子上反射出点点流动的光晕，她身着剪裁合身的连身花裙，一如既往的维持着美好的仪态。漂亮语调的适度掌控，美丽措辞的精准表达，得体的应对，在一言一语之间架构着矜持自信的姿态。相衬於窗外的葱绿自然与咖啡厅内殖民地色彩的原初建筑格调，这些美丽的言辞身段仿佛还缺失着什么。那仿如英伦绅士般的风趣幽默，间接的维持着抽象的安全距离，缺乏内在温度的亲切感，或许只是一种必要的社交礼貌。点点日光闪入眼廉后，我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那晕环效应下，在四十毫秒内所建立的第一印象。惰性的现代人，只习惯性的截取当下感受到的表象讯息，而不太在意於其随后的，内在真实的情资传递。同样的，出于惰性，那与特定色彩形象相媒合的病变前嗅觉记忆，也以某种对号入座的联想方式，下意识的运转在我这已失去嗅觉感官的认知世界里。我似乎可以单方面的想象着她身上华丽的香水味，如何搭配着她身上嫣红的玫瑰花色；未经确认，就轻易被变了调的外在表象世界。

白色的扫描舱内，移动的光晕已无数次的来回，如不断晃动着的催眠光环。无法回想起在那一百二十分钟之间，多少次苏醒后又再短暂陷入的无意识入眠状态。蓝绿两色的血管显影剂清晰的突显着如同被固定着的蝴蝶翅膀上，脉络分明且绚丽交叠，粗细有致的线条。那比常人更纤细的血管末梢，是很美丽的难题。在苏格兰的最北端，北极圈边侧的天之涯的天蓝和海之角的草绿，是视觉感官世界所能体会的极致细腻色彩。在会诊室里，意外的，与初次相遇的，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校友的主诊医师，愉快的聊起了校园旁清爽葱绿的开尔文沃公园。眉心额窦的山形顶端与颅内接壤的骨壁似乎有些单薄了，持续的忽视细菌嚼食骨壁的能力，可能导致颅内骨壁穿透而感染脑部。就如夏令日当天，年轻的男女，都会被一年内最高摄氏二十五度的高温所感染，而集体的脱掉上衣躺在公园草地上兴奋的晒着日光；来自热带的我们则是绝对免疫的。右侧鼻窦内，那已无限成长扩张的硕大肿瘤个体，以空前的态势，缔造着前所未有的空间饱和度，如同一个随着体温涨缩的美丽粉红气象气球，不断的警示着生理上随时可能来袭的热带风暴。他微蹙着眉心，不太明白，但还是带着兴奋的探询着，是什么样的极致心理韧性，也或许是颓废麻痹的生活无感态度，促成这般的病态变形生理结果呢？这是怎样的，一个生理上，长时间的，嗅觉感官的缺失体验，和无法呼吸的鼻子之间的日常扭曲世界呢？如同那完美的息肉肿瘤展现着一种独特的美丽暧昧，在良性与恶性之间取得一个微妙平衡，他从来没遇见过。

博物馆精致的展览手册上写着，「。。。展品也以探究的方式来解读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周遭各种变化的不敏锐度。。。」；《无树之日》。拾级而上，来到了圆穹顶二楼的圆形围栏处，依在雕花铁栏杆上往中央下方俯瞰着这一现实变形之境。恍惚间，眼前的外栏杆白色台面似乎浮现出涟漪般的晃动，回应着经过身旁的脚步震动。原来，原外栏杆台面处已被替换成一整池白色液态的「伪台面」了。底下不远处的柱拱间石膏座台旁，一对年轻情侣愣愣的注视着台面上方，原本打算搁上的相机竟然陷进了台面，或更精确些，应该是沉入台面了。果然，那也是被掏空了的液态台面假象。刚好经过身旁的馆方人员看着一脸困惑的我笑着说，过去的两个月里，他每次都匆匆忙忙的进出着大厅，没太留意现场的状况，直到不小心把腕表放在那「伪台面」的白色水池上而最终沉入水里时，他才恍然惊觉到他所熟悉的现场已不复存在了，因而产生了必须从新审视现场的念头。虽然水池边上都印上了一行提示，提醒观众这上面是水，但没有人能够在解读的当下确切明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也因此，同样的事件就每天不断重复的上演着。他暧昧的笑着再问道：「习惯和麻痹思考是同一件事吗？」

她那已定点的身段和取舍角度，附着在潜藏着的孤高姿态上，细腻的操控着这已定了调的人际关系。「你必须把自己给交出去！」，这充满魅惑的口吻！她将能够让你见识和体会到一个全新不同的「自己」，她将挖掘出你潜在的想法。你知道你拥有着她所欠缺的独特专项能力，但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她是毫无兴趣的。你将是她所形塑出的想法分身，一个衬托和彰显着她完美品味的展示，你的美好到来是因为她而存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而我呢？是无法和你画上等号的。我只是一个承接你内心惯性投影的镜相躯壳，我们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过，更可能从未见过面。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你根本没有任何想要真正理解你面前的这个「他」的念头，因为这将代表着实质对话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而当「他」一旦没实际的扮演着你预定的角色或进行着你的预设剧本时，如果你能有所选择，你必然会放弃这次的碰面，我们或

许也将永远不会再相见。挤压拉扯着的人心，那激蹦而出的心理疙瘩，持续成长如变形着的鼻窦息肉。最终将进化为西西弗斯的巨石，如噩梦般的不断滚落回未来的每一次对话现场。

日光从远处的东方升起，再掉入西方的世界里，如果这就是当代意识形态的单向寓意阐述能力，我们将无法逃离这既定的思考论述轨迹。我能否封锁自己的人心秘境而不被随意的侵袭呢？变形拉长的树影永远以太阳的对立角度存在着。意大利西耶那的圣马克修道院里，那随着日轨移动着的光晕，穿透过一个个密室内专属特制的圆形顶部窗口，在正午的某个时段撒入满室的日光。瞬间神圣的光的沐浴，修补着心中的缺口，去除着心中的暗影，因为「影子永远不会接受光明」。等待，是诚意的其中一种度量的方式，且不为殷殷期待不可得所苦，或为逾时而过的空泛等待而恼。真诚的等待，是积极充分的准备，静候契机来临的那一刻。

仰面而躺，如白昼般明亮，那一团停留悬浮在上的白光，温柔的抚摸着眼瞳，想象着他和他的伙伴，将如远古巨神般，挥舞着神器，掏空山体，黎平山丘，锤鑿山壁，凿通深渊，回归到混沌初开的那一刻原始。等待是静默的，在呼吸之间，意识都滞留在那光洁的白芒里。



《无树之日》2007，限地装置，国家博物馆